

让·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批判

沈 非^{1,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2.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性, 即一切以资本和价值功利性为目的, 一味压榨索取从自然到人力等一切资源, 拒绝给予任何报偿与馈赠。鲍德里亚对单向性的批判是以双向可逆、互惠互报的象征交换为对立点展开的。单向性破坏了象征交换式的天人、人人之间的公平互惠约定, 无度剥夺大自然, 并通过劳动、工资和消费的操控, 把人完全纳入资本产出系统。

[关键词] 单向性; 象征交换; 自然; 劳动; 消费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692 (2014) 03-0036-05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犀利猛烈、招数怪异。出招每每剑走偏锋, 却往往能精准触及问题核心, 这典型地反映在他对资本主义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的批判上。在鲍德里亚看来, 单向性是资本主义的重要促成因素和内在特征。单向性破坏了鲍德里亚所指认的互逆互惠的象征交换之道, 只剥夺索取, 不回报付出。在其作用下, 大自然首先被吸入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巨型机器中, 然后资本依靠对劳动、工资和消费的单向性控制, 彻底瓦解劳动者的主体性, 使其沦为功利性生产与再生过程的组成部分。

一、象征交换——单向性批判之参照系

对于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批判, 如同鲍德里亚身处的“后现代思潮”一样, 可以被视为“三十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六十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新左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的继续。”^{[1] 16-17} 张一兵也认定鲍德里亚继承了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总体否定, 即对启蒙与工具理性的批判”, 并在理论逻辑的深度、强度和系统性方面青

出于蓝。^{[2] 245-246} 简单说来, 这种深度和强度源自三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因素。一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异军突起, 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横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运动和造反浪潮, 三是当代人类学发展的启示。^{[3] 9}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一方面通过颠覆语言表征权威性而撼动了语言载负的整个传统西方哲学大厦; 另一方面, 它们把一种观察世界的崭新范式推广开来: 一切都是文本、是话语说的产物; 既然如此, 这世界上就再没什么本质性的、绝对的、永恒的、颠扑不破的东西, 都如一堆积木那样可以被任意搭建、推倒和重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造反运动源自对资本主义的仇恨, 又加深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灭和敌意, 导致种种反资本主义激进思想涌现。这些思想和后结构主义呼应互动, 就引发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整体质疑和摈弃, 作为启蒙运动以来逐步宰制全球的种种所谓资本主义宏大话语成为众矢之的。而怎样跳出这些宏大叙述, 寻找另类的颠覆性小叙述也就成为众多学者的探索目标^①。而当代人类学研究已深受结构主义影响(典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 开始严肃进行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质疑,

[收稿日期] 2014-06-20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YWF-11-06-39; YWF-12-JRJC-025);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沈 非(1970—), 男, 山东嘉祥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为人们重新审视世界和人类文明打开了新窗口。这大大启发了处心积虑在资本主义文明之外寻求出路的鲍德里亚：“人类学使得我们走进了另外的社会和文明，那里我们所理解的价值理念实际上并不存在。”^{[1]9}

人类学给他的启发之一是来自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象征交换”（symbolic exchange）概念。鲍德里亚晚年所撰《口令》（Passwords，鲍德里亚简要定义自己一生思想重要概念的微型辞书）对象征交换进行了如下概述：

象征交换是一个战略舞台，价值^①之一切形态皆汇聚于此并继而奔涌到我称之为盲区的地方，在这个盲区中，所有事物都被重新审视和质疑。

这是人类学所理解的象征交换。价值总含有单向性（unidirectional）意义，它按照等价体系从一点流动到另一点，而在象征交换中，一切却是可逆的。我使用这个概念的要旨在于开辟一种对抗商品交换的新立场，并以此为根据地，高扬或许可以大书“乌托邦”字号的旗帜，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政治批判。^{[1]15}

可见，象征交换是鲍德里亚用来“重新质疑和审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并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批判”的激进范式。象征交换的实质，可逆性和双向性，是鲍德里亚用以揭批资本主义单向性的反衬和对立点。这是鲍德里亚从莫斯著述中夸富宴（potlatch）和库拉（kula）这两个典型象征交换形式里面发掘出来的：“必须在双重的责任中建立一种交换自身的存在：一个是给予，一个是归还。由此，有必要设想一种物的内在力量（正如莫斯以及原始人已经做的那样）——‘hau’。这种力量盘旋在物的接收者这里，并同时要求接收者将其归还。交换双方不可克服的对立由此被还原为一种同义反复的、人为的、富有魔力的、补偿性的对立。”^{[4]52-53} 交换的双向性和可逆性被具魔力的“hau”（汉语音译为“豪”）赋予了神圣性和无上性，故而被鲍德里亚（正如莫斯及其追随者们那样）认为是自远古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前这段时间统辖人世间的原则。象征交换之道——“‘馈赠’、‘归还’、‘交换’”也就成为以“‘杀死’、‘占有’、‘吞食’”^{[5]196} 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单向性的照妖镜，被置于后者对立面上使其显露凶恶阴险的原形。鲍德里亚对于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批判正是以象征交换为参照和对立点展开的。

二、单向性对自然的吞噬

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揭露和抨击主要体现在其早期三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一条明显的逻辑红线贯穿这三本书——对资本主义整部发展史的全盘清算。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三种思想渊源的影响：尼采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马克斯·韦伯对清教伦理促成和刺激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猖獗扩张的揭露。故而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科技和理性发展史的否定。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一离娘胎，就显现出贪婪凶相，犹如一条巨型蛇怪，逐步把世间一切——自然和人——都活活盘绕起来囫圇吞下。在《生产之镜》中，他直接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启蒙理性根源上动刀：“18世纪即启蒙哲学的巅峰期，随着自然概念的问世，作为财富之源的劳动以及作为财富生产之最终目的的需要同时出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而自然则成为政治经济学之全部理性的运转轴心。”^{[6]53} 作为一种潜在“力量”，自然的地位“上升”了，人们“发现”了自然。当然，自然变得如此“重要”，原因仅仅是它变成了“被剥削的现实”，成为科学和技术的工作台上被宰杀、切割、解剖和榨取的对象。正如《生产之镜》英译者马克·波斯特指出的：“人面对自然，将其视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而采取行动，把价值赋予自然，然后又从中榨取价值。这是一种劳动力利用技术迫使自然产出财富供人享用的谋划。”^{[7]3} 这正是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滥觞。

从此，自然的观念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所规定的支配自然的终极目的”^{[6]55}。资本主义单向性利刃把自然活生生一劈为二：“‘好’的自然和‘坏’的自然。好自然是被征服和被理性化的自然，而坏的自然则是敌意的、危险的、导致灾难的或被污染的。”^{[6]57} 对于自然的二分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和牟利行为左右逢源、无往不利、毫无顾忌。在“好”自然之前，则高擎发展进步等旗帜肆意榨取搜刮；而“坏”自然，包括被污染糟蹋到“毫无价值”的部分，则“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或者被唾弃，或者成为生产过程的垃圾处理场。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在自然面前，左右占理，上下其手，只顾获利，从不回报。这就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象

征关系”统统被践踏和摈弃^{[6]58}，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撕毁了天人之间象征交换约定，取而代之以自己贪婪邪恶的单向性“霸王条款”，扭曲、毒化和毁坏从自然环境到社会道德的世间万物，并引发一系列多米诺反应式的恶性循环。这一点波斯特看得非常清楚：“这是通过征服自然实现一己私欲的人类学，当系统开始导致生态灾难之时，这种人类学就捉襟见肘了。”^{[7]3}

三、单向性下人主体性的沦落

单向性对自然的践踏和掠夺，必然会“殃及池鱼”，影响到人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牟利成为理性、实证性的最终目标，被征服和打倒的不仅仅是自然，“同时被置于奴役之下的还有劳动力”^{[6]45}。“好自然”和“坏自然”的划分延续到人身上，“从18世纪起，对人的看法也一分为二：一边是天生的好人（一种将人升华为生产力的外化过程），另一边是本性邪恶的魔鬼。”^{[6]57}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人被标识为善的、美的、有价值的。相反，不能“升华为生产力”、不能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功利性的个体，都被视为低劣邪恶的、懒惰和反社会的，也就是应受天谴和惩罚的（这里鲍德里亚用的分明是福柯阐释疯癫与文明二元对立的笔法）。单向性生产牟利行为高歌猛进，一方面疯狂压榨那些可用于生产的劳动力，一方面又残酷舍弃、惩罚那些不利于产值增长的人，卸掉包袱、伸出吸器、大快朵颐——这就是单向性的运作方式。

鲍德里亚对此的论证，肌理中隐约露出“社会契约论”的脉络（当然，他是极为反对资本主义式契约和合同的）。他想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单向性法则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那种义务和责任对等可逆、互惠互利的公平约定被撕毁和抛弃了。单向性既刺激了对自然进行掠夺的贪欲，又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上，鲍德里亚就看到了一般人视野中的盲点：资本主义生产力解放固然能够增加社会财富，提升社会人群的总体生活质量，但是由于这种生产建立在对自然以及大多数弱势群体剥夺的“一边倒”关系之上，生产只会使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愈来愈有利于资本掌握者。象征交换式约定被资本主义单向性法则取代，人类文明社会就退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这个丛林中被资本主义生产“做大的蛋糕”固然也会给食草动物一些“利益”，但是，不言而喻，捕

食者的获利程度肯定是远远超出前者的！资本主义原本就不平等的权力格局只会变得更加不公正。

这种见解显然并不是鲍德里亚的新创。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不仅没有壮大“主体性”和“主体”的抗争精神，反而催生出大批无力无助、妄自菲薄、自我作践以推卸责任的“单面人”。鲍德里亚则通过对单向性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迷思背后的秘密。单向性赋予利益集团呈指数增长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武装，与此相比，在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实际上变得愈来愈弱勢。

四、单向性法则的又一吸血螺旋： 劳动、工资和消费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完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奴役。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或消费社会阶段时，单向性控制和榨取更是无处不在、所向无敌。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仍一如既往地象征交换模式下权力结构的互逆性和互惠性竖为标杆：“任何统治都必须被赎买。从前这或者是通过牺牲实现（国王或首领的礼仪性死亡），或者是通过仪式实现（节日和其他社会仪式：这也是一种牺牲形式）。”^{[5]57}以此为反衬，鲍德里亚指出，现今资本主义单向性统治下，权力的可逆性被“权力再生产的辩证法所取代”：“这是资本的配置，在这种配置中，形式上的赎买是通过劳动、工资和消费的巨大机器完成的。经济尤其是赎买的领域，在这里，资本的统治成功地赎买了自身，却没有让自己真正地重新冒险——相反：它还把赎买的过程转向了它自身的无限再生产。”^{[5]57}资本的“赎买”是葛朗台式的：他付给劳动者钱，但这钱转了一圈又连本带利流回到吝啬鬼的银库里。此“资本配置”就是鲍德里亚所发现的单向性升级版。他申言，为了充分意识这一点，就必须用迥异于以往的新视角来看待问题：

劳动、工资、权力、革命，这一切都应该倒过来重新阅读：

——劳动不是剥削，它是资本给予的。

——工资不是争取的，它也是给予的。^{[5]58}

先看第一条的含义：“与一切感受到的表象（资本向劳动者购买劳动力并榨取劳动）完全相反，是资本把劳动给予劳动者。……在劳动方面是资本家

在给予,是他掌握着馈赠的主动权,如同任何社会秩序中的情形一样,这使他具有了一种优势,一种远远超出了经济的权力。”^{[51]56} 现今资本家根本不需要去购买劳动力,他高高在上赐予劳动。如果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还是以前那种劳动力买卖关系,那么劳动者就仍然有讨价还价、决定卖与不卖的权力,他可以选择饿肚子,此选项尽管糟糕,但决定权还在他手中。可是资本单向性逻辑下,劳动者连这点主动权和自由也没有了。就如庄子笔下那个始“涕泣沾襟”,终“后悔其泣”的丽之姬,劳动者现在只剩下感激涕零拜受恩赐的份儿了!

鲍德里亚的这种“劳动者已死”的极端观点实际上是后现代思潮中“主体已死”的另一种表述。他断言,劳动力的异化就存在于劳动本身^{[61]31},也就是说,劳动者生在生产主义话语中,通过“生产之镜”来定义自身,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主体性。此等论调显然也不陌生,从中我们可以听出很多耳熟的调子:福柯的话语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悲观观点、拉康的镜像理论等。鲍德里亚从其学术生涯早期就决意“与‘主体’问题撇清关系”^{[31]3}。在他看来劳动者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早就在资本主义单向性下土崩瓦解了,劳动者只是一个被动接受劳动的器皿。资本高高在上,决定着由谁来献上自己的劳动。

这种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至少,它能提醒我们,只要稍稍从所谓“正统”观点上侧一下身,就能看到现实问题的另一维度。资本主义所吹嘘的所谓发展和繁荣,从来不能解决其失业率问题,劳动市场始终是资方市场,劳动力只能拜资本家所赐。现在全球存在的就业难,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等种种现象,似乎处处在为鲍德里亚关于劳动是资本之单向“馈赠”的说法提供证据。

劳动尚是嗟来之食,工资则更是“这种带毒礼物的标志……它认可了这种单向的劳动赠馈……对资本而言,这样也就有可能把操作限定在契约范围之内,使对抗在经济中稳定下来。另外,工资还使雇佣劳动者变为‘财产接受者’,这和他的‘劳动接受者’的身份相重叠,加重了他的象征亏损。”^{[51]57} 鲍德里亚笔下的劳动者形象委实不堪:劳动和工资双份的嗟来之食,使他手短嘴短,连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都要感到小巫见大巫了!然而,这还不是单向性统治恐怖图景的全部,鲍德里亚又进一步从他最擅长的消费批判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单向

性进入发达阶段或消费社会阶段后的最新模式。“单向度的礼物如同恩惠一般冰冷:接受并屈从,它同样存在于深层的体系逻辑中,这一体系也正是象征性行为试图逃脱的,但在大众的购物热情中,这种逃离却总是难以奏效。”^{[61]213} 消费这个糖衣包裹的秘密武器,是资本主义“赏赐系统又增加的一道螺旋,因此它也就是统治又增加的一道螺旋”^{[51]50}。

这道螺旋是1929年经济危机后为应对新形势而安装上去的,标志着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改变。新的策略基于“‘需要’变得如同其生产力同等至关重要”这种新认识,把强迫劳动者工作的措施切换到发动他们消费的机制:“每个个体,每个消费者,都被玩弄于商品和符号的股掌间,供其获利,也得到自己的好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工作之余浪费自己的时间。他毫无选择地在个人层面上再生产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此即收买的逻辑。”^{[61]144-145} 这种机制不仅把资本主义领出了危机,而且还使其神奇般扩张。类似的想法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那里并不少见,如马尔库塞《单面人》就揭示了技术理性通过更“合理合法”的方式(如消费娱乐等手段)所进行的更为“顺应民意”的统治。^{[81]8-11} 这也是鲍德里亚的灵感之源。

有了这道螺旋,单向性就变得格外强大有效。劳动、工资被整合入消费这台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发动机,葛朗台式的资本循环闭合回路就形成了。鲍德里亚警告说,资本主义“‘给予’你们工资,但不是作为劳动交换,而是为了让你们花费,这是另一类型的劳动”^{[51]57}。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又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是人的天生命运和神圣职责。消费取代生产变成支撑社会存在的基础和驱推社会运作的动力,人生活于财经政策、广告宣传等各种硬性或软性的消费指令中^{[91]1-2},消费成为人们的另一种工作——显性法定工作之外的隐性神圣职业。吃饭、睡觉、休闲、健身、娱乐,一举一动无不服务于它^{[91]168-178}。人无时无刻不为生产服务,没有一分钟不献身于此,被完全消除了“偷懒怠工”的可能性。“消费行为重新开始了生产过程。所有消费的花销实际上就是投资……它不能脱离生产、积累和牟利的必要性。”^{[61]145}

尽管鲍德里亚的说法听起来偏激,但现在大量事实反倒越来越倾向于为其提供佐证。疯狂的广告、令人目不暇接的消费品、红火的旅游业、令人瞠目的扫货团、电子网络工业提供的无数“服务”、

随处可见的沉迷于手机等各种电子玩物的消费者……这些仅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子，但足以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鲍德里亚的眼力：现在人们无需像清教徒那样自虐般勤勉克己，但在创造效益和 GDP 方面，今人的效率与“勤奋”，比那些资本主义早期积累者们高出不知多少倍。这种完全彻底的投入和“奉献精神”验证了单向性策略的成功，资本主义“体制高高在上，它获得了一切权力，它用馈赠压制社会……权力为了更好地奴役人们，会越来越大方地赐予”^[5]。

结束语

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单向性的批判固然入木三分，但导向的却是一种极为悲观的结论：单向性面前，现行的任何抵制手段都徒劳无功。这也是鲍德里亚理论的硬伤，而病根恰恰又在其进行批判所采用的坐标系和出发点上，即对象征交换的极度依赖和信奉。这不仅造成了鲍德里亚行文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先以象征交换为参照来定义和批判单向性，然后再把它当作解决方案。而且，这种方案本身也必然是一种“向后的文化返祖”路线^[2]¹⁷。鲍德里亚坚称，“恢复回馈”才是“改变社会关系的形式”^[4]²¹³，面对资本主义单向性要倒行逆施，回归到以双向、互惠、互逆为原则的象征交换。这就意味着必须“排除任何富余……排斥一切‘生产’”并转向“非生产，最终的毁灭，以及人与人之间连续不断无穷无尽的互惠过程”^[6]⁷⁹⁻⁸⁰。在对强悍的资本主义单向性进行了分析后，挂上时间倒档向远古急遁，确是一个反讽：这本身倒说明了单向性颠倒乾坤的一个原因。

注释：

- ①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鲍德里亚的同胞、宣布启蒙运动以来思辨哲学和解放“宏大叙述”合法性破产、鼓吹小叙事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 ② 此“价值”是鲍德里亚所批判和否定的资本主义投资、积累和获利的功利性价值，它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服从于经济理性。参见《口令》“价值”词条以及《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

【参考文献】

- [1] 盛宁. 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2] 张一兵. 反鲍德里亚: 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3] Baudrillard, J. Passwords [M]. London: Verso, 2003.
- [4] 让·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M]. 夏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5] 让·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 [M]. 车槿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6] Baudrillard, J.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M]. St. Louis: Telos, 1975.
- [7] Poster, M.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M] // J.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St. Louis: Telos, 1975.
- [8]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面人 [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8.
- [9]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刘成富, 全志钢,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董兴杰]